

旅途笔记

流年碎影

在好望角

孙仁寿

好望角对我来讲,曾是那么的遥远和神奇。2019年金秋时节,我开始了南非之行,有幸抵达地球上这一神奇的地标,也对这一有爱情寓意的“世界天涯海角”增添了了解。

好望角距离我们下榻的开普敦假日酒店大约有40多公里。我们的大巴车开出市区,沿着开普敦半岛美丽的滨海大道一路向南驶去。我们惊讶地发现,开普敦滨海大道两边不仅有波光粼粼的大西洋等壮美的自然景光,还有许多建筑各异的颇具欧洲特色的人文景观。世界著名的开普敦大学、西蒙南非企鹅小镇、南非第二古老的斯泰伦博斯小镇,还有那一簇簇像火一样红艳的三角梅,或环绕或绽放在开普敦半岛两侧。行驶在这条缤纷多彩的大道上,全然不见非洲狂野的印迹,就连黑色人种也很难见到。这里到处充满着欧域风情,仿佛我们到访的不是非洲,而是洋气十足的欧洲。

车行一个多小时,终于抵达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好望角”。

置身于大西洋和印度洋交汇的这一地标性的特殊地理环境,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到南非的中国人,每张脸上都呈现出亢奋和激动的表情。许多人手舞足蹈,尽情地呐喊,尽情地欢唱。我和爱人除了拍照,就是彼此手牵着手,默默站立在这世界天涯海角,静静地聆听两洋交汇拍打出的汹涌波涛声,仰望无忧无虑的海鸥在自由自在的展翅飞翔,大口大口地吮吸汪洋与大海“调制”的特有新鲜空气。

站在好望角自然保护区遗址上,我惊讶地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和商业气息,依旧保持着500年前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到达好望角时的原貌。唯一与当年不同的就是,悬崖下立有了一块长条的黄色木牌,上面写着:“好望角/非洲大陆最西南端/南纬34° 21' 26" /东经18° 28' 26"。”据说,许多当地人会跪倒在这块木牌前,祈求事事“好望”。不过,我在这里观察许久,并没有发现跪倒在这块木牌前的当地人,看到的是一拨一拨中国人和年轻的欧美旅游者嘻嘻哈哈地在木牌前拍照留念。

离开当年亚迪士到达好望角的海滩遗址,我们乘缆车登上好望角最高的观景台。观景台上存有一座百年古灯塔,据说建于1857年,是现存世界三大名塔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好望角是非洲大陆西南端的著名岬角,由于其地处大西洋和印度洋相会之处,在苏伊士运河未开通之前,一直是欧洲通往亚洲的重要中转站。这座古灯塔就是当年来往商船辨识航线和方向的重要信号灯。古老的灯塔,默默屹立于好望角之巅,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茫茫的大海之上,用自己微弱的一束灯光照耀着航行的人们,见证着东西经贸文化的往来和交流。站在好望角的顶峰,极目远眺,一深一浅的两大洋交汇处的奇观尽收眼底,水天一色,令人心潮涌动,感叹大自然的雄伟奇大。

好望角,最初被称为“风暴角”,可后来人们发现绕过此角就是通往富庶的新世界,故改称“好望角”。美好希望的海角,多么吉祥的名字。如今,各国不同肤色的有情人将好望角作为心目中的天涯海角,每年来此定下海誓山盟;祈求事事“好望”的人们也纷至沓来,在此许下美好的愿望。“好望”“好望”,就算身处咆哮的大海,依旧能带来美好的希望。

伴着徐徐的海风,我和爱人手牵着手从好望角顶峰缓缓走下。这些年来,不论是中国三亚的“天之涯,海之角”,还是南非开普敦的“美好希望的海角”,我和爱人都牵手走到。我们虽然没有山盟海誓的宣言,也没有海枯石烂的承诺,但我们用彼此牵手天涯海角的足迹,践行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哲言,见证着风雨40年的红宝石婚,收获着“全国最美家庭”的最高荣誉。

抗旱

黄骏骑



车水(资料图片)

入夏以来,好几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举目所见,河道断流,池塘干涸。老家漫山遍野的斑竹全部枯黄,命悬一线。我亲手所种的夏令蔬菜豇豆、丝瓜,只开花不结果,成天无精打采病歪歪的样子。家门口的种田大户说,今年的水稻“不载收”,与往年相比,同样一担稻谷,斤两却少了许多。

老伴说,像这样的干旱很少见。上次大干还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的小儿子是1977年出生的,那时他还不会走路,每天放学由他姐姐抱着。据此推算,那个大旱之年应该是1978年。她的一席话,勾起了我对那一年车水、赶水、找水的回忆。

车水,就是提水灌溉。在电动水泵未投入市场以前,农家抗旱的工具,就是水车。水车分手车、脚踩的两种。脚踩水车,由多人伏在车架上,脚踩齿轮车水,多用在圩畈地区。老家一带,用的是用手车水的水车。一部水车用起来,要两人抬。水车的车槽约有丈许,车刨子一块、一块的,用竹签拴住,连成一长串。车头呈龙头状,两边各置一耳,装车拐,由两人一左一右单手相车,随着手臂的上下运动,水就哗哗地从车头提上来。

久旱不雨,高塆田干得发裂,需从水塘里提水灌溉。这要三部以上水车,从低处层层接力向上提水,那场面真够壮观。一部水车,两个人搭档,歇人不歇车。没有时钟,就在火香上做上记号,由点着的火香的部位,决定“换拨”的时段。到了深夜,疲劳至极,人们打着“哦嗨”,越车越快。一时间,工地上人声鼎沸,瞌睡、劳累一扫而光。我既没有力气又缺乏技巧,没有人与之搭档,因而也就失去了“上车”资格,只好在旁边送茶递水打下手。

赶水,也就是看护水,使之不流失。那些天,太阳发了疯,毒辣无比。路边的杂草、树叶散发出烤焦的气味。抗旱如救火,母亲来了个全家紧急动员,决定利用晚上时间到距责任田几里路外的王冲水库买水,抢救家中十几亩饥渴的水稻。说是买水,其实只是象征性向水库交几毛钱的管理费,难就难在水路长。大流量的库水从涵洞里放出后,流入山两边的干渠,再分流到平畈,水量就小多了。沿途经过的旱田多,只有待上游的过水田灌满后,我家的田里才能到水。选择晚上,相对顺畅些。白天的田畈上,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有的居然为争水打起架来,锄头对着锄头,扁担对着扁担,鼓眼珠对着红眼珠……

母亲让我们兄弟几个分段赶水,免得窝工误事。她告诉我,赶水,主要是随时清除挡水的杂物,使水流得快些,再是防止水渠决堤,还要阻拦、防止沿途有人在水贵如油时来偷截。她还一再叮嘱,要留神脚下,不要被晚上溜出来的土

巴蛇(一种身体像土巴的毒蛇)咬了。我听了,心里毛毛的。

二弟读小学五年级就歇了书,在家帮母亲做农活。别看年纪不大,却是庄稼老把式。他扛着锄头,走在前头,细细地看水,哪怕一个漏水的黄鳝洞都不放过,还时不时地与同时放水的老伯协商水口的大小。

那夜的月亮很晚才露出脸来,田畈上马灯和手电筒组成的长龙,在窄小的水渠边蜿蜒,人们远远地大声打着招呼,我不过是赶水大军中的一员。平日在办公室坐久了,“戏”了身子,体力明显不济,走累了,我一屁股赖在田埂上想歇会儿。还没坐稳,草丛里一大群吸血的蚊子疯狂地向我袭来。“叭”地一声,一巴掌打下去,蚊子嗡嗡地逃走,可脚上、背上立刻凸出一个又一个圆的肿块,奇痒难受,我只好来回走动,也算是巡视吧。这一动,还真有收获,不知是谁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过水田的缺口挖开了,水就改变了流向,汩汩地流到了旁边的田里。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真是前功尽弃了。看来,这活也不那么轻松。

下半夜,带着火味的热风从我们身边悠来荡去,蒸发着身上的水分,我们越来越乏力。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时,趁着夜色的遮掩,三弟去路边的菜地里摸了几根养种的老黄瓜,与我分享。平日看不上眼的东西,这时吃起来格外甜。

不知过了多久,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瞌睡与蚊子不时地袭击着我。我好想躺在田埂上睡一会儿,但看到母亲那么大的年纪,还与我们一起熬更守夜,为一家子操劳,心里就酸酸的,弯腰从沟里掬一捧水洗一把脸,劲头又来了。

天已大亮,蚊子见到阳光后,纷纷销声匿迹。经过畅快的灌溉,一垄一垄的稻田终于亮汪汪了。晨曦中,看着喝饱了水的稻苗正向我们点头致意,一夜的疲劳一扫而光。

找水,主要是解决生活用水。起初是在干涸的池塘底部挖一个水凼,靠着夜潮渗出的水挑回一两担泥巴水,待沉淀后勉强能用。没过几天,早上起来一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们兄弟几人分头去找水源。三弟是个有心人,他在放牛时曾在连家冲的一块田的后面发现过一个泉眼。循着他的指引,果然还有清泉汩汩流出。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喜出望外,连忙动手在那里挖了一口小水井。虽然水量很小,一家人的饮用水总算有了着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国家加大了对水利工程的投入,水库的蓄水量基本能保证农田的灌溉用水;农村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饮用水没有后顾之忧。但眼下的旱情还是令人心焦,不知老天何时能送来一场甘霖?